

## 老照片小考

古籍馆舆图组 赵衡

“旧京风物”展收录了 100 张照片，呈现了 1914 年至 1927 年北京样貌。这些照片曾于 1928 年在德国柏林结集出版，名为 *Peking*。作为文化古城，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余年的建都史使北京积淀了丰厚的内涵。其中很多地方的名声经百年而不衰，照片中对这些旧景的记录客观而生动。影集出版时，摄影师汉茨·冯·佩克哈默曾给每一张照片都加了题名。今日看来，由于时过境迁，这些题名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读者已难将原题名与当今北京城的相关地域联结起来，更遑论其中有些题名不太准确甚至存有错误了。为了在北京市区当前环境下为读者展现百年前的旧记忆，我们在整理照片时，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拟定了题名。我们参考了大量史料，对每一幅照片都进行了考证核实，以确定照片所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这项工作细致、繁琐而有趣。不但加深了我们对老北京城的认识，更学到了从前从未留心过的知识。谨举出几个例子，来记录我们那段考证工作的印记。

### I



View of the Chinese Town 外城一瞥

照片拍摄的时间，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期。这段历史虽然很短暂，但是北京历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点。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统治，次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 月 12 日，在袁世凯的劝说之下隆裕皇太

后连发三道懿旨宣布清帝逊位。同年 4 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决定定都北京，10 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将中南海改为总统府。到 1928 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的 16 年间，北京政权更换了 13 任总统，46 届内阁。在同一时期，明清北京城垣保持的“凸”字形结构、内九外七的城门格局却遭到破坏。1901 年，按照《辛丑条约》的内容，为了让火车到达正阳门火车站，在左安门城墙打开一个豁口。1912 年权贵们为了从国务院去西长安街更加方便，在皇城上开了灰厂口。1913 年，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皇城上开了南池子、南长街两个门。1916 年袁世凯在宝月楼下开新华门。1925 年段祺瑞执政时开和平门。古老的城墙在这段时期变得千疮百孔。

这张照片中最显眼的建筑是一座牌楼，其造型形式为五间六柱五楼式。明朝正统 4 年建成时为木结构，6 根立柱均为通天柱（亦为冲天柱），每根立柱各有一对戗柱，每间上有两道额枋，仿间有镂空花板，仿上各以斗拱承楼顶，五楼均为四坡顶，正间额枋间镶“正阳桥”匾额，夹杆石上有石雕小兽。按此规格可以断定这座牌楼是前门五牌楼，是旧时北京最大的街中牌楼。照片取景地可推断为正阳门箭楼上，取景北京中轴线南端。

五牌楼的东侧可以清晰的看到“瑞增祥号”的字样。在这段动荡的时期，北京的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在前门和大栅栏一带，有八家带“祥”字的绸布店，称为“八大祥”。八大祥都是瑞蚨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益和祥、广盛祥、祥益号、谦祥益，是由山东省济南府章邱县旧军镇孟姓家族经营的。最初，只有门前西月墙的“瑞蚨祥”、东月墙的“谦益祥”，不久，又在打磨厂路南开设了“瑞生祥”。到清朝光绪初年，即公元 1875 年，瑞蚨祥、谦益祥、瑞生祥又先后分别续开了一家分店。瑞蚨祥的分店称为“瑞蚨祥东记”，位于前门外大街鲜鱼口外。谦益祥的分店称为“益和祥”，位于珠宝市西路两侧。瑞生祥的分店称为“瑞增祥”，位于打磨厂的西口外。1893 年，又在大栅栏外开设了“瑞林祥”绸布店。庚子事变时，大栅栏一条街全毁于大火，后来，孟家后人孟觐侯筹备了近 2 万两银子，重修了瑞林祥。前门东、西月墙一带，因为修建火车站，土地收归国有，所有的大商店都被拆除。于是，西月墙的瑞蚨祥并入瑞蚨祥东记，谦益祥迁往廊房头条，并将门市并入益和祥。随后，谦益祥又在前门大街东侧开设分店，称为“谦益祥北号”，规模宏大。1908 年，瑞蚨祥宏图大展，在大栅栏外连开五个分店，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绸布店。1912 年左右，瑞林祥东记宣告停业。民国时期，瑞林祥易主。1935 年，瑞生祥和瑞增祥先后关门停业。

五牌楼的北侧为正阳桥。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正阳桥正在维修当中，只辟出西侧一道，并设路障使车马对流行驶。

从五牌楼一路南望，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一座城楼，也就是北京中轴线的最南端，永定门。永定门位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永定门始建于明嘉靖时期，共跨越了明、清两代。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面阔五间，通宽 24 米，进深三间，通进深 10.5 米，楼连台通高 26 米，为重檐歇山顶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是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改为满汉两种文字的匾额。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 1931 年的《燕都丛考》记述，“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只有正阳门箭楼的门洞上方仍嵌有一块。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2003 年，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的一株古柏树下发现了明代原配的永定门石匾。这块石匾长 2 米，高 0.78 米，厚 0.28 米，楷书的“永定门”三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是明嘉靖三十二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

##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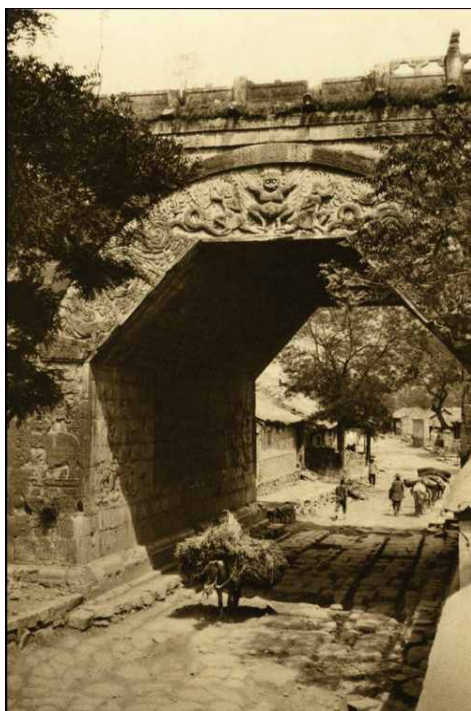
View of Ha-ta-men 哈德门

照片中的牌楼为三开间式，可以看到四根立柱皆有戗柱。牌楼题额“景星”。照片拍摄者 1927 年离开北京，从“景星”牌楼可以判断，这张照片拍摄于 1916 年至 1927 年之间。“景星”为袁世凯改名后的东单牌楼，改名之前为“就日”牌楼。与之相对的是西单“瞻云”

牌楼，取义范仲《明堂赋》：“望云而就日，歌尧而颂舜”，大意是指民心向皇帝，感受皇帝龙恩浩荡的意思。“东单”、“西单”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此处的牌楼仅为一座（东四、西四得名缘由亦相同）。

从照片中的牌楼南望，可以看作一座城门，按照作者原题名，这座城门是哈德门，也就是崇文门。哈德门是纯粹的北京方言的产物，其名称从未见于正史，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崇文门早在元代是元大都的文明门，《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王是何许人已经不可考，但这个名字逐渐在民间演变成哈德门，清末民初哈德门这个名字在普遍性上已经超越了崇文门，就如同前门超越了正阳门一样；二、明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记载：泰山、渤海俱都城东尽境，元时以‘海岱’名门取此。海，即渤海、东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海岱门也逐渐演变成哈德门，也颇有道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位德国摄影师记录下来的名字亦是哈德门，这个带着浓厚的北京味道的名字最终流传下来。关于哈德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门八碘一口钟”。九门，指的是北京城内城的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碘是一种可敲出声音的金属片，每天钟鼓楼早晚敲钟时各个城门亦敲碘开关城门，唯独崇文门没有碘声。因为崇文门原有清朝内务府直辖的税务管理所，专收税务，因此得名“税门”，也是九座城门中最为繁华的城门，紫禁城的物资亦是从此座城门进城，所以崇文门昼夜不关，晚上有差役把守，但无公务的行人车辆在暮鼓响起之后仍然不能随便出入。

### III



## Gate of Languages at the Hankau Pass 居庸关云台

照片的英文题名直译是“汉口站旁的语言门”，这个题名虽然开始读起来很费解，但看照片后就对其中含义一目了然了。照片中的建筑是一座典型的过街塔。过街塔属于中国古建筑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横跨于街道通衢之上，台下开券洞门，以利于车辆来往通常，台座上多立藏式佛塔。这座过街塔梯形券门，券面外圆，雕饰繁缛。门道两壁浮雕四天王像及各族文字经文咒语，正是居庸关的云台，著名的京张铁路正好经过附近，作者很可能搞错了京张铁路和京汉铁路，才会这样题名。

云台是居庸关城内一座汉白玉砌筑的高台，始建于执政二年（1342），是典型的元代过街塔建筑，当时台上有三座并列的白色覆钵式塔，是大宝相永明寺的附属建筑。大宝相永明寺在云台西北侧山脚下，元朝皇帝每年经过居庸关往返于大都（北京）和上都（内蒙古和林）时，经常居住在寺内休息。元末明初佛塔毁坏，只剩下汉白玉台座。后人以其“远望如在云端”称之为“石阁云台”。明正统八年（1443）在元朝大宝相永明寺的基础上建泰安寺时，又在台上建了一座佛殿。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台上的佛殿被火烧毁，现仅存五开间柱础遗址。

云台用汉白玉砌筑，券门及券洞内遍布雕刻。台顶四周围绕及排水龙头，饰以璎珞珠串、兽面等装饰。云台上雕饰了藏传佛教图案与文字。藏传佛教图像有券门四角雕的金刚杵，券门面上雕的六种以动物形象组成的法相装饰。券洞顶部斜面雕十方佛，十方佛之间雕千佛，券洞四隅雕四大天王，共有佛像 2215 尊。雕刻的文字分布在券洞两侧壁上，内容分别是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汉文六种文字镌刻的陀罗尼心经、十字密言、造塔功德记等。这也是作者题名为“语言门”的原因。

云台是我国最早最大的一座过街塔，顶部呈多边形的券门是我国目前少见的宋元以前的城关门洞形式。券洞上得六种文字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重要资料，其上全部雕刻均为元代艺术精品，因此云台除审美价值之外，亦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